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www.docsriver.com 商家 本本书店
内容不排斥 转载、转发、转卖 行为
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

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，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九十四輯
沈雲龍主編

心史叢刊

孟森著

二集

文海出版社
有限公司
印行

心史叢刊
二

心史叢刊二集

目次

西樓記傳奇考

王紫稼考

橫波夫人考

孔四貞事考

金聖歎考 附羅隱秀才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www.docsriver.com 商家 本本书店
内容不排斥 转载、转发、转卖 行为
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

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，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心史叢刊二集

西樓記傳奇考

近人考小說者甚多。西樓記一書。尙未見有詳明之考證。偶讀俞曲園集。其考西樓記者兩則。殊未能得穆素暉蹤蹟。因檢各書稍稍鉤貫。似略有端倪。綴輯如下。曲園集小浮梅閒話。歷談各小說。又及西樓記。余曰。袁子才隨園詩話。龔端毅公定山集。有觀袁亮公水部演西樓傳奇一首。所云虞叔夜者。卽亮公之託名。蓋康熙初年事也。王子堅先生曾親見亮公。短身赤鼻。長於詞曲。莫素輝亦中人之姿。面微麻。貌不美。而性耽筆墨。故兩人交好。爲趙某所忌。故假趙伯將以刺之。又紀文達公如是我聞云。西樓記稱穆素暉豔若神仙。吳林塘言其祖及兄之。短小而豐肌。一尋常女子耳。以袁紀兩公所言徵之。則穆素暉果實有其人也。

又茶香室三鈔。記袁于令西樓云。國朝顧丹五筆記云。袁篤庵于令。居因果巷。以妓女穆素微一事。褫革衣衿。順治乙酉。蘇郡紳士投誠者。浼袁作表齋呈。以京官

議敘荊州太守。十年不調。監司謂之曰。聞公署中有三聲。弈棋聲。唱曲聲。骰子聲。袁咨曰。聞明公署中亦有三聲。天平聲。算盤聲。板子聲。監司大怒。揭參落職。其著西樓記。譏吳江沈同和趙鳴鳳也。因素徽從同和。鳴鳳爲之撮合。故銜之。西樓在四通橋。穆妓所居也。沈亦作望湖亭傳奇。嘲袁麻子。今金鎖記。長生樂。玉麟符。瑞玉等傳奇。皆袁所作。（按小浮梅閒話略及西樓記。今又記此。然於穆素徽一事。仍未得其詳也。）

以上二則皆曲園原文。所據各書。不免皆有傳聞之誤。穆素徽爲傳奇中之假名。泥定其有此人。宜乎不得其詳。龔芝麓觀演西樓傳奇詩。作於順治二年乙酉冬。觀劇已在順治初。其與沈同和爲愛戀之敵。實在明天啓初。不得謂爲康熙初年事。王子堅先生。必係子才所及見。其人能見袁亮公。理或有之。袁歿於康熙十三年甲寅。詳後所引三岡識略。時年七十餘。王子堅能於雍乾間以所見告子才。則當康熙十年左右。必尙幼稚。而穆素徽與袁交好。必爲袁少年事。安得并由王子

堅親見之。至紀曉嵐述吳林塘祖之言。但稱穆素微。未能舉其真名。恐亦無稽之語。

至顧丹五筆記所載事實。當必不謬。但謂袁爲荊州太守。十年不調。則亦微誤。袁任郡守。斷無十年之久。順治四年。袁當以工部官監督臨清關。其守荊州被劾。則在順治十年。至多不過五六年之久。不得云十年不調。說詳下。

陶煦周莊志流寓。明沈同和。字志學。吳江人。美丰姿。善詞賦。獨不長於制藝。萬曆乙卯舉於鄉。乃其親趙鳴陽之文。丙辰會試。僅成一藝。餘亦鳴陽代作。同和中會元。鳴陽第六。京師譁然。事遂上聞。有救者言其能詩。卽命殿前賦梅花詩。一百首。頃刻而成。上意欲赦之。或曰。國家以八股取士。未嘗用詩。仍令覆試。以士憎茲多口。命題竟日。不能成篇。遂與鳴陽同黜。罪以流。時有丙辰會錄。斷么絕六之謬。後遇赦歸。隱居鎮中。復營別業於鎮西之張家濱。與潯陽灣陶唐謙善。朝夕往來。相隔一溪。故有詩云。昨夜燈前曾有約。今朝移艇渡溪來。妓穆素微者。四方名士。爭

欲得之。同和匿之。張家濱。有不歡於同和者。製爲西樓記傳奇。所稱池三公子。卽指同和也。西樓遺址。嘉慶初年尙存。素徽卽葬於此。

據此則池三公子。確爲沈同和。趙伯將。確爲撮合之趙鳴鳳。與顧丹五筆記之說。頗可印證。惟池三公子所納妓。仍名穆素徽。是從傳奇本所云。尙未究其眞姓名也。以穆妓之通文墨。宜見諸家稱引。今檢列朝詩閨集。青樓小名錄諸書。俱無穆素徽其人。而名妓能文。卒歸沈同和者。實爲周綺生。當知穆素暉乃周綺生之化名矣。

錢謙益列朝詩閨集。周文。字綺生。嘉興人也。體貌閑雅。不事鉛粉。舉止言論。儼如士人。携李縉紳好文墨者。每召綺生。卽席分韻。以爲風流勝事。綺生微詞多所譏評。有押池韻用習家池者。綺生笑曰。無乃太遠乎。諸公皆拂衣而起。綺生嘗有詩曰。掃眉才子多相忌。未敢人前說校書。蓋自傷也。新安王太古。詞場老宿。見綺生詩。擊節曰。薛洪度。劉采春。今再見矣。李本寧流寓廣陵。與陸無從顧所建結淮南

社。太古攜綺生詩。詫諸公曰。吾能致綺生入淮南。以張吾軍。諸公大喜。相與買舟具裝。各賦四絕句。以祖其行。太古比及吳門。松陵一元氏者。已負之而趨矣。綺生既辱身養卒。敝衣毀容。重自摧廢。晨夕炷香。於佛前祈死。不復爲詩。時作小詞寓意。一元氏以五七言回環讀之。迄不能句。綺生乃開顏一笑也。無何。悒鬱而死。嘗有句云。侍兒不解春愁。報道杏花零落。聞者咸傷之。

牧齋名沈同和。爲松陵一元氏。松陵爲吳江縣古名。一元氏當以其曾得會元而除名。因以牛嘲之。證之竹垞所云。固無疑義。李本寧名維楨。其罷官在天啓初。四年再出。六年卒。然則結淮南詩社。必在天啓四年以前。綺生之歸沈。亦必於其時。袁籜庵亦吳下舊家子。當康熙十三年爲七十餘歲。則天啓初正二十左右之年。其與沈爲戀敵。必卽在此日。牧齋摧抑同和。必別有故。說詳下。

朱彝尊靜志居詩話。周文字綺生。嘉興妓。綺生善小詩。沈純父林居。端午召客。呼之侑酒。不至。次日始來。問其故。曰。昨偶席上賦詩未就耳。純父曰。爾能詩。試卽景。

以五月六日爲題。綺生朗吟云。酒賸蒲觴冷。門懸艾虎新。座客咸擊節。由是詩名大起。縉紳若高元期。李君實。皆與酬和。綺生嘗有句云。掃眉才子多相忌。未敢人前說校書。蓋自傷也。錢氏列朝詩集。謂爲松陵一元氏負之而趨。悒鬱而死。所云一元氏者。除名會元沈同和志學也。予於乙酉冬猶及見之。酒間談論。援今證古。娓娓不休。亦未至以五七言讀詞。回環迄不能句。第於帖括則全不解耳。詠懷云。幾點愁人淚。不許秋風吹。吹到長江裏。江流無盡期。（按綺生詩別見下。微有異同。）

據竹垞說。松陵一元氏確卽沈同和。竹垞於乙酉冬見其人。是年爲順治二年。是冬卽袁于令京邸演西樓記。具見龔芝麓曹秋岳諸家詩者也。牧齋集中不見袁于令之名。知亦非所厚。矐然力貶沈同和。陰袒于令。至爲造作蜚語。儕同和於籛條戚施之倫。此必有所爲而然。吳江沈氏本望族。同和大有資力。故能博名妓之歡。奪他人之愛。趙鳴陽亦一時名下。於明末黨局。皆所羅致。恐後之人。大約同和

不肯與侯方陳冒四公子。同爲復社鼓煽聲氣。鳴陽亦矯矯自異。不倚聲氣。觀其後以逆璫票擬俱出鳴陽爲疑。則清流之欲以相誣。固非一朝一夕之故。沈趙相連。故牧齋恣其詆毀歟。

李中馥原李耳。載張青毛鳳翥。余長男岳也。入陽曲庠有名。潘侍御延江南趙公鳴陽至晉。爲子弟師。青毛亦從受業。將三載。趙公南旋。爲仇者所陷。言逆璫魏忠賢票擬。俱出鳴陽手。逮至京下獄。青毛奔命叩閭。言某年至晉課徒。某年方去。安能分身禁地也。趙公得白出獄。嘆曰。吾將有以報子矣。偕青毛渡江南遊蘇杭諸勝地。將返。盡以所著舉業。及行文科律授之。庚午薦元。更置第二。趙公子名玉成者。亦中式。北上握手歡甚。言家君見山西試錄。拍案大喜曰。吾言驗矣。

原李耳載有中馥曾孫從龍識語云。舉孝廉不仕。闖賊嘗遣宋獻策脅以仕。婉辭之。賊卒不敢加禍。所交遊皆嚴正。如方崧生。傅青主。張華陽諸先生。率常以節義相高。時亦或以文字互砥礪。據此則中馥爲明季孝廉。趙鳴陽入晉三載。在天啓

間。至以逆璫爲罪。則必在丁卯思宗登極以後。張青毛與鳴陽子玉成同舉庚午。庚午爲崇禎三年。距丙辰鳴陽與同捷南宮時。已十五年矣。近人丁寶銓撰傳青主年譜。先生兄子襄。其婦李中馥女。襄二十而夭。婦同日仰藥以殉。年十九。又引山西通志文學錄。中馥甲子舉人。蓋天啓四年也。耳載書名。亦見李略歷中。青主集有絃靈感梓經。爲中馥作。卽年譜所本。

從顧丹五筆記。則西樓記所詆之趙伯將。乃趙鳴鳳。而沈同和鄉會試之捉刀人。則爲趙鳴陽。鳴鳳鳴陽。俱吳江人。或係弟兄。然據焦循花部農談。則云。西樓之趙不將。祇以口筆嫌構其父。父禁于叔夜。不許私妓。在趙固洩私忿。而其言非不讜正。以是而遭雷殛。眞爲枉矣。蓋袁于令與趙鳴陽素隙。心恨之。思得雷殛乃快。西樓之趙不將。卽指鳴陽也。鳴陽人品學問。豈袁所及。故馮猶龍刪改西樓。毅然刪去此折。是也。然則里堂先生固以趙不將爲卽鳴陽。無所謂趙鳴鳳矣。

朱國禎湧幢小品。乙卯年。南場中有魚見於圍。魚水族也。水至潔也。而污穢若此。

又見於場中。此文明失位之象。次年丙辰會試。沈同和以代筆中第一名。代筆者趙鳴陽中第六名。俱吳江人。事發按問。並罪除名。吳爲水國。遂應其占。亦一厄運也。蘇州人爲之語曰。丙辰會錄。斷么絕六。蓋名次適應其數云。趙最有才情。特以館穀落其度中。余見代筆者數人。皆無他異。所謂有幸有不幸也。似宜未減。

又曰。自制義盛行。凡大家必延名士爲師友。教子弟。卽聖人復起。亦不可廢。居常譚文課藝。一遇考試。同坐商量。職也。亦情也。勢也。余少年館穀餬口。有某大家邀致甚力。將赴之。先君子獨否。曰。一入其中。卽以文字受役。不可推。不可拔矣。固辭之。觸怒。賴有解者。且以明年爲期。乃得免。其年戊子中式。由今追思。先君子其殆聖乎。凡貧士有文章名者。宜於此際深思。趙之覆轍。可鑒。亦可憐也。

沈氏爲吳江大族。同和事蹟。未見專傳。其諸沈之曾與西樓有涉者。明詩綜載沈幼玉有女郎綺生卜居江上云。窈窕紅樓隔舊京。重簾瑟瑟擁雕楹。樓前咫尺官橋路。認得蕭郎白馬聲。此詩宛然見西樓光景。首句有隔舊京字樣。當亦從金陵

舊院中來。綺生蓋非始終株守嘉興者。其適同和。乃自南都移住吳江也。靜志居詩話。沈珣字幼玉。吳江人。萬曆甲辰進士。授中書舍人。選山東道御史。巡按貴州。尋轉福建參政。歷湖廣按察使。河南右布政使。山東左布政使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。巡撫山東。有淨華庵藥。先伯祖贈尙書君輿公。爲沈公分校南闈所拔。其後申以婚姻。公之曾祖漢。正德辛巳進士。伯位。隆慶戊辰進士。同懷兄琦。玩從兄璟。瓚。先後皆衣柳汁釋褐。門閥之盛。甲於平江。而子姓繼之。文采風流。代各有集。則尤世祿之家所難矣。晚愛逃禪。所至廨舍。輒事掃除。或笑以爲傳舍何必乃爾。公曰。宛其死矣。他人入室。吾未見故廬。非傳舍也。其達觀如是。詩頗圓熟。略與昆弟雁行。按幼玉科分。前於同和十二年。其爲綺生題詩。頗饒風趣。

幼玉題綺生卜居江上詩。據趙慶楨青樓小名錄。所記殊有不同。小名錄綺生事蹟。乃合錢朱所撰兩小傳爲之。而末附幼玉詩。則云周綺生卜居江上詩云。十里紅橋柳萬株。白蘋紅葉滿青渠。從今管領秋江色。總屬風流女校書。鴉黃初褪晚

妝慵。獨上朱樓盼遠鴻。無賴秋光偏欲暮。惱入花外鯉魚風。此下有注云。按明詩綜載幼玉綺生卜居江上詩一絕。與此不同云云。大約幼玉此題詩本非一首。明詩綜採其一。而小名錄所據之書。則別採其二也。

近人姚光懷舊樓叢錄。西樓記爲袁穰庵所撰。我友吳江陳去病撰五石脂。言吳江沈同和字志學。隱跡白蜆江之潯陽灣。築西樓以居之。以私匿名妓周綺生。故好事者遂爲西樓記傳奇。記中所稱池三爺者。卽指同和。穆素微以此綺生云。此則所指最爲明確。

沈同和以會元除名。恰當清太祖建元天命之歲。野史家曾據此以言災祥。計六奇。明季北略。萬曆四十四年丙辰。清朝建國號大清。太祖武皇帝卽位。建元天命。開科取士。始有會元。而中朝會元沈同和。以弊發除名。洪承疇登進士。是清有元而明無元。承疇後爲清之勳臣。俱天也。按計氏此則。附見於紀異之中。當是傳聞附會。未可盡據。清太祖初建號時。國名後金。並未有大清之號。凡稱後金者。二十

一年至太宗天聰十年始改國號曰清各家紀載皆同。王蔣兩東華錄雖無後金之號。然改號爲清則明在天聰十年。北略本書亦託始於丙辰。開卷第一條卽云。萬曆四十四年丙辰。大清朝建元天命。指中國爲南朝。黃衣稱朕。是爲太祖。然是時猶稱後金。後改大清。此文明明甚確。所記沈同和事。未免矛盾。又丙辰後金改元。自是草草僭號之事。安有所謂開科取士。東華錄天聰八年四月辛巳。初命禮部考取舉人十六名。蔣錄并有注云。此設科取士之始。語必可信。其云清有元而明無元。當是其時一種流行語。謂天命建元之年。會試適無會元耳。計氏因謂清於是年始有會元。亦誤。

綺生以能詩名。今就列朝詩閨集。所採周文詩二十首。錄之以見一斑。游韜光庵與沈千秋分韻作。轉徑白雲近。回風清磬殘。霜花欺客眼。江雁怯秋翰。片石泉聲細。千峯日影寒。烟深鳥不語。歸路已漫漫。中秋鴛湖夜別。泣別鴛鴦湖。湖流淚不竭。去住無兩心。水天有雙月。吳江夜泊三首。去魄如秋水。清暉未破雲。眼着林影

黑何處照離羣。月明波上白。風送夜聲寒。數點蒹葭露。渾疑淚。眼看愁人幾點淚。
不許秋風吹。吹入吳江裏。江流無盡時。中春道中送別。酒香衣袂許追隨。何事東
風送客悲。溪遂飛花偏細細。津亭垂柳故絲絲。征帆人與行雲遠。失侶心隨落日
遲。滿日流光君自惜。莫教春色共差池。秋日過吳門感舊。香殘帶緩不勝愁。又見
蕭條一片秋。身到故鄉翻是客。心惟明月許同舟。數聲新雁凌江下。幾點寒鴉逐
水流。遮莫平生多少恨。閒吟敲枕更悠悠。秋日汎舟懷友。臨風思永夕。極目感深
秋。月落應同照。溪陰故獨流。鳥啼清露下。雁過薄寒收。衰草猶如岸。空依此夜舟。
夏日和友人見贈。并謝蘭膏名酒。睡起獨憐人。吟詩感歎頻。蠶眠知入夏。溪漲覺
餘春。搔首慚膏沐。停觴憶飲醇。蒹葭餘一水。何處問通津。題徧碧苔牋。吟殘綠水
篇。流霞穿樹出。明月隔溪懸。乍聽聲聲笛。還逢汎汎船。琴心誰共識。山水自相憐。
有懷二首。捲簾何所思。獨立數歸鳥。不恨落日遲。惟憐君去早。醉罷見明月。照我
還照君。如何君不見。只見天邊雲。暮春五首。曾共看花發。無端又落花。春歸君亦

去誰與惜年華。鳥聲泣暮雨。蝶夢繞東風。花落不堪問。春光半已空。坐起愁如織。
空齋但寂寥。不關風雨妬。春色爲誰凋。堪嗟分手日。春色冷湖頭。柳絮空飛盡。長
條轉繫愁。舊愁聊自息。新恨便相催。欲寄愁千織。無由隻雁來。有所思。兩眼斷夕
陽。兩鬢羞明鏡。重門閉不開。唯與愁相競。二十初度。作惡春風二十年。愁眉常到
鏡臺前。去年楊柳爲誰折。今歲梅花黯自憐。

以上爲西樓記中之池三爺趙不將穆素徽各種脚色。此外更詳其撰人袁于令。
卽記中之于叔夜。

汪琬堯峯文鈔袁氏六俊小傳臥雪公袁褒生子年萬曆丁丑進士。歷官陝西按
察使孫堪萬曆庚子舉人。歷官肇慶府同知坊。歷官絳州州同。曾孫于令。歷官荊
州知府。按袁氏六俊爲谷虛先生袁志山先生裘陶齋公表謝湖先生斃臥雪公
褒胥臺先生裘。皆以文行知名。堯峯夫人爲胥臺四世女孫。故撰六俊傳。蓋汪琬
妻爲于令從姪女也。

褚人穫堅瓠續集。袁韞玉西樓記初成。往就正於馮猶龍。馮覽畢置案頭。不測所以而別。時馮方絕糧。家人以告。馮曰無憂。袁大今夕餽我百金矣。乃戒閤人勿閉門。袁相公餽銀來。必以更餘。逕引至書室可也。家人皆以爲誕。袁歸躊躇至夜。忽呼燈持百金就馮。及至見門尙洞開。問其故。曰。主人方秉燭在書室相待。驚趨而入。馮曰。吾固料子必至也。詞曲俱佳。尙少一齣。今已爲增入矣。乃錯夢也。袁不勝折服。是記盛行。而錯夢所以尤膾炙人口者也。按前據里堂先生語。則馮自有改本。西樓記既可刪雷殛一折。亦可增錯夢一折。未必受袁氏之賂而爲改之。

于令之勇於作傳奇。在明季啓禎之間。顧丹五筆記。已舉其金鎖記長生樂玉麟符瑞玉等諸名。其瑞玉一種。爲五人墓事。雷琳等漁磯漫鈔。明袁籜庵作瑞玉傳奇。描寫逆璫魏忠賢私人巡撫毛一鷺。及織局太監李實。構陷周忠介公事。甚悉。詞曲工妙。甫脫稿。卽授優伶。羣紳約期邀袁。集公所觀唱演。是日諸公畢集。而袁尙未至。優人請曰。劇中李實登場。尙少一引子。乞足之。於是諸公各擬一調。俄而

袁至。告以優人所請。袁笑曰。幾忘之。卽索筆書卜算子云。局勢趨東廠。人面翻新樣。織造平添一段忙。待織就。迷天網。語不多而句句雙關巧妙。諸公歎服。遂各毀其所作。一驚聞之。持厚幣倩人求袁改易。於是易一驚曰春鋤。

于令以乙酉蘇郡投誠。代紳士作表齋呈。以京官議絀守荊州。已見前引顧丹五筆記。今考于令之得京官。當在投誠以前。其與沈同和爭一妓而革衣衿。自是天啓年事。其製瑞玉傳奇。敢於直揭穢惡。而毛一驚無奈之何。至納賄以祈免。此必在崇禎間逆案既定之後。蘇省投誠。在乙酉六月。而乙酉春于令已在北都。龔鼎孳定山堂集。有乙酉三月十九日述懷詩。下有天慶寺送春。和舒章籀庵爾唯諸子。以下又有過鞏鴻圖都尉故居。過城東戚貴諸里第二題。皆注乙酉。則送春乃送乙酉之春也。是時袁在北都。至六月北兵下蘇州。袁實表迎降。似由北而往。當已爲北人間諜。

定山堂集又有朱遂初謁告得請。和袁亮公韻爲贈。此詩亦在乙酉。其下有題云。

秋夕有懷和遂初。其前爲懷方密之。在密之走粵以後。然則夏秋之間。袁仍在北。是其奉表迎降。或係馳草俾蘇人遵用。其身并未離北。

鼎孳以丙戌六月丁艱。定山堂集有袁亮公水部招飲。演所著西樓傳奇。同秋岳賦。鳳管鷓絃奏合圍。酒場新約醉無歸。可憐薊北紅牙拍。猶唱江南金縷衣。詞客幸隨明月在。清歌夜遏彩雲飛。上林早得琴心賞。粉黛知音世總稀。寒城客思繞更籌。夢裏橫塘阻十洲。一部管簫新解語。六朝人物舊多愁。烏棲往事談何綺。鶯囀當筵滑欲流。落魄信陵心自苦。徵歌莫訝錦纏頭。本詩有寒城字。以下數詩亦有冬寒等意義。此在乙酉以下。又丙戌冬鼎孳已出都。則此必乙酉冬。至此始稱水部。或至此方得京官。前以遊士留京歟。

定山堂又有亮公舒章重九集飲有作。遙和原韻。此爲乙酉秋。又有冬夜同秋岳舒章亮公集爾唯藥房限韻。此爲乙酉冬。又有謝袁亮公水部雨中寄懷。首句簷桐受雨綠初深。此當是初夏光景。其下題卽爲午日李舒章中翰。招同朱遂初孫

惠可兩給諫。集小軒演吳越傳奇。得端字。按丙戌春夏袁已由水部郎任清源司。權所云寄懷。蓋由清源見寄。

定山堂有袁冕公水部將之清源。同秋岳雪航集小齋賦別。啣盃辭朔雪。肯惜客衣單。梅園宜乘興。詩名恰稱官。鄉懷生渭雨。春草逐雕鞍。撚指桃花舫。聯吟比彈丸。自注。余擬春初乞歸。橫笛吹行色。燕姬玉轡馱。風萍憐帶緩。烟柳愛裙拖。南國人初少。西樓夢漸多。座中公瑾散。絲竹悞如何。味此詩是乙酉歲杪。約丙戌春南還。當過清源相聚之意。山東通志。清源驛在東昌府臨清州東水門外。蓋于令於其時爲臨清關監督也。賦別詩意正在冬春之交。惟必爲乙酉冬。丙戌夏秋。鼎孳過清源別有與于令相聚詩。

乙酉冬京邸演西樓記。龔詩題言同秋岳賦。今檢秋岳侍郎靜惕堂集。正有此作。題言令昭水部招同百史。豈凡兩少宰。芝麓奉常孝緒太史。雪航侍御。爾唯舒章兩中翰。演自度西樓曲。卽席賦二首。據此則席間客數咸備。大抵皆南中故人。而

溧陽吳江兩相。其時皆爲少宰。芝麓爲奉常。據貳臣傳。順治二年九月。遷太常寺少卿。是可證其的爲乙酉。又曹詩下一題爲芝麓閨人初度。則此詩在是年。顧橫波生日以前。橫波生於十一月三日。別見橫波夫人篇。

曹詩云。油碧簾深步障圍。客中嘉會緩思歸。填詞白紵喧檀板。貰酒紅樓出舞衣。吳國迢遙雲未散。才人彷彿鳳初飛。若非江左知音在。安使當筵誤曲稀。勝日聯牀佞酒籌。依然絲管坐西州。宮園法部人人豔。紈扇新聲夜夜愁。走馬呼鷹餘樂事。禁愁慕蘭總風流。長安此後傳佳話。輕薄名居最上頭。此詩用韻與龔詩同。自是同席所作。

曹侍郎又有西樓曲贈令昭云。麴塵乙夜吳茵惹。袁公驕許鬚眉者。鳳指排笙恨兩開。粵珠論斛當筵瀉。鏤成元枕飛瓊羽。叢粉堂深吹麝縷。麟帶斑囊七尺人。化作紅窗幽月語。小蘭罵客輸城舌。飄情甲帳楊絲熱。十二湘波舞絳釵。吐香媚雪步臨階。鈿車遙遙春瓣打。沈腰新細宮中把。花星九野妖姬壓。難消入骨歌難招。

齊梁書客天無才。濃絃刮玉吹青苔。

定山堂有袁晷公水部自清源貽詩見懷依韻寄答二首。空齋冰雪裏。日日憶袁安。尺素愁中得。清歌興未殘。舊歡露酒幔。新夢託漁竿。衆女方謠詠。蛾眉好自完。水部稱才子。詞場起建安。同時人自失。當戶草先殘。物總催蓬鬢。狂應舞蔗竿。春吟吾漸減。粗報藥欄完。此詩首言空齋冰雪。日憶袁安。乃乙酉冬送袁作別後事。末言春吟。乃丙戌春語。丙戌夏秋龔出都。詩集別作起訖。此爲未出都時。時袁正權關清源。何以知其的清源爲權關。龔集中又有一題云。贈清源霍龍淮水部。此地舊爲袁籜庵。權差公署。余五年前南還。曾集於此。云云。五年前者。丙戌也。其後二題。爲盧紫房先生留飲畫扇齋。賦謝四首。第一首中有句云。看顏健較五秋多。自注。丙戌秋杪。晤先生於杜亭。按此皆辛卯年詩。辛卯龔起復還朝。再經臨清運河北上。故其言如此。

龔詩又有五排寄懷袁籜庵水部。用杜少陵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。有小引

云丙戌秋扶服南還。抵清源。則已爲中秋前二日。籓庵存我甚至。痛楚中得見故人。屬且聞戒。小爲停泊數宵。瀕行復拏舟送我。幾及百里。此義古人哉。不孝孤。於世棄核耳。自傷七尺。當骨人口。或不免以餘波濺知己。而籓庵長者。顧且安之。卽一日不死。豈敢忘旅食彭衙時耶。濟寧守渡。用杜韻粗述鄙懷。神理久荒。原唱復爾。軋茁。勉而就此。知不滿大雅一軒渠也。按丙戌六月。龔丁父艱。其秋南下。八月中旬抵臨清。途中始聞孫垵齡之嚴參。故云聞戒。彭衙行見杜集。于令當丙戌歲正在權關任。

靜惕堂詩。舟過清源。袁令昭水部留飲數日。二首。日斜行酒對高臺。脫贈吳鉤勸莫哀。地接燕齊渾介冑。身當強壯轉蒿萊。河橋隔幔檣烏出。雪隴沾花獵騎迴。欲使片帆歸計穩。危疆仗爾發硃才。清源城市鬱嵯峨。十日淹留奈別何。恆衛北流蘭契少。干旄中斷鶴飛多。玉盤春燕搖鄉夢。錦帳郊迎變徵歌。却怪同人來往數。那無一字記經過。自注。去歲舒章芝麓過此。俱不留詩也。按此詩必作於丁亥。李

舒章扶柩南還。亦在丙戌。李龔過此。皆奉諱時。宜其無詩。然龔至濟寧。卽寄詩。已見前。據此。則丁亥。于令尙在清源。又按曹詩。亦有袁令昭。水部以酒醬見貽。賦二十韻。末云。知君南去後。饑渴遍吾儕。自注。時令昭以分司清源。將出都也。此爲乙酉歲杪。與龔賦別詩同時之作。

于令于丁亥以後。得外簡。荆州守。曹侍郎集有彰德道中遇袁令昭詩。是爲于令將赴荆任時作。其詞云。步出邯鄲城。道廣容軒車。忽逢同鄉人。下馬牽我裾。問我何所行。顏色何焦枯。淒雲西北起。猛虎臨路衢。暫辭堂上親。時艱不遑居。且欲守情志。敢復圖歡娛。欽子善自保。列綬多敷腴。五十郡太守。良勝殿中趨。雙騶夾朱轂。直往荆南驅。愧乏一斗酒。何以明鄙軀。相去各數里。車頓馬踟躕。客子還送人。觀中爲歎歎。此詩明言于令向荆南赴任。而其自述。則曰顏色焦枯。曰守情志。而不圖歡娛。皆失職頹喪之語。貳臣傳。曹溶傳。順治三年三月。遷太僕寺少卿。先是不圖歡娛。七品以上京官子弟各一人。由附生充監生。由廩生增生充貢生。溶任學

政時。所舉充貢監。有曾于明季襲世職及中武舉者。至是事覺。坐失察降二級調用。尋復以選拔貢生逾額革職回籍。此傳文之一節。自三年三月起。當已敘至四年間。丁亥與于令敘于清源。已見曹前詩。今復以出守與曹相遇於彰德。必已在清源去任之後。詩中淒雲西北起四句。當指闖賊破都城。身陷於賊之事。而此詩前二題爲以事北征。留別同社諸子五首。則至彰德遇袁。乃回籍後再北上矣。當在順治五年以次。

尤侗艮齋雜說。簿庵守荊州。一日謁某道。卒然問曰。聞貴府有三聲。謂圍棋聲。圍牌聲。唱曲聲也。袁徐應曰。下官聞公亦有三聲。道詰之曰。算盤聲。太平聲。板子聲。袁竟以此罷官。此則與顧丹五筆記略同。爲于令任荊州時事。

吳詩集覽引程迓亭曰。順治十年三月。湖廣撫臣題參袁于令等官十五員。侵盜錢糧。時布政使林德馨已內陞左副都。而工科給事張王治。遂并劾之。是爲于令由荆守罷官時事。

于令既罷官。終身以西樓傳奇自豪。朋輩投贈。亦皆以此相推者。復爲綴輯如下。
吳偉業梅村詩集。贈荊州守袁大韞玉。有序云。袁爲吳郡佳公子。風流才調。詞曲
擅名。遭亂北都。佐藩西楚。尋以失職空囊。僑寓白下。扁舟歸里。惆悵無家。爲作此
詩贈之。據此序有遭亂北都語。益知甲申之役。袁方在燕。乙酉清兵下江南。用袁
以誘蘇人。正是爲北方作虎倂。敘功得官。固非敘其在籍投誠也。

吳詩云。曉日珠簾半上鉤。少年走馬過紅樓。五陵烽火窮途恨。三峽雲山遠地愁。
盧女門前烏白樹。昭君村畔木蘭舟。相逢莫唱思歸引。故國傷心恐淚流。霓裳三
疊遍天涯。浪跡巴邱度歲華。賴有狂名堪作客。誰知拙宦已無家。西州士女章臺
柳。南國江山玉樹花。正遇秋風蕭索甚。淒涼賀老撥琵琶。詞客開元擅盛名。蕭條
鶴髮可憐生。劉郎浦口潮初長。伍相祠邊月正明。擊筑悲歌燕市恨。彈絲法曲楚
江情。原注。袁西樓樂府中。有楚江情一齣。善才已死秋娘老。溼盡青衫調不成。湘
山木落洞庭波。杜宇聲聲喚奈何。千騎油幢持虎節。扁舟鐵笛換漁蓑。使君灘急

風濤阻。神女臺荒雲雨多。楚相歸來惟四壁。故人復孟早高歌。此詩舉西樓記中楚江情一折。楚江情者。朝來翠袖涼一折。穆素微爲于叔夜所奏。音節極佳。記中最勝處也。

周在浚尺牘新鈔。鄧漢儀與袁籜庵承示諸箋。得吳梅村太史奉贈四詩。風流婉約。真如張緒當年。又如商女隔江唱六朝新曲。可妬亦可憐也。至讀曹秋嶽先生老淚霑歌板。歸裝儉稅田之句。又爲黯然。世有一代才人如袁令。而竟乏司業酒錢之贈乎。可爲世道嘆。並可爲遊人戒矣。按孝威此書。以吳曹兩家贈詩爲于令重。今再錄曹詩如下。

靜惕堂詩。喜值袁籜庵贈詩三首。聯舫邗溝路。雲濤興渺然。柳無終歲別。月似故鄉圓。老淚霑歌板。歸裝儉稅田。桓家寒具美。一飽足高眠。自注。籜庵以環餌餉予。救貧無善策。長歎各征衣。江上風波闊。口前喘息微。健帆因我住。古調向人非。近注蒙莊了。逍遙是德機。曾見熊幡出。章華弔故宮。罷傾沙市酒。閒掛廣陵篷。六代

鳴弓外。三山挂笏中。盛傳金縷曲。吹盡柳條風。自注。籀庵罷荊州守歸。僑居白下。于令有音室稿。今未之見。見尺牘新鈔。所引與安公書云。公詢老夫近况耶。昨題齋中一聯曰。佛云不可說。不可說。子曰如之何。如之何。老夫近况。如是而已。此等語氣。必在罷官以後。梅村詩所謂杜宇聲聲喚奈何。正指此。

集覽引吳之紀。春日袁荊州令昭過訪百花洲口。占二絕。契闊經今兩白頭。建牙吹角古荊州。東山嘯咏西樓夢。故國重逢話昔遊。一曲纔成傳樂府。十千隨到付纏頭。當時記得輕分手。王粲高樓鸚鵡洲。此亦以西樓記推袁者之紀。字天章。宋犖筠廊偶筆。袁籀庵以西樓傳奇得盛名。與人談及。輒有喜色。一日出飲歸。月下肩輿過一大姓門。其家方燕賓。演繡王夜宴。輿人曰。如此良夜。何不唱繡戶傳嬌語。乃演千金記耶。籀庵狂喜。幾墮輿。

吳詩談數。引鄒祇謨訂士倚聲集。袁籀庵以樂府擅名。填詞獨爾寂然。紅樓唱和小令。乃猶不減風流。梅村先生云。淒涼法曲楚江情。阮亭云。紅顏顧曲袁荊州。正

不必賀老琵琶爲寫照也。按音室稿既未見。據鄒說袁獨傳樂府。詞尙罕見。詩更可知。所云紅橋唱和小令。見清王昶所輯國朝詞綜。袁于令浣溪紗。郭外紅橋半酒家。柳陰陰下有停車。笙歌隱隱小窗紗。曲水已無黃篋舫。夕陽何處玉鉤斜。綠荷開徧舊時花。

靜惕堂有贈徐君見詩四首。第一首云。袁家樂府盛流傳。許汝新詞配蜀絃。夜半虎邱遊舫絕。一聲腸斷月明前。自注。袁籜庵贈君見詩。甚稱其能。此詩亦以樂府推袁而因及徐。且稱袁有贈徐詩。今未之見。

定山堂於袁罷荊州後。丙申有詩。贈臨清馬生。十一年前秋月圓。今來叢菊抱霜眠。浮雲車馬人何限。驢背西風送客船。野水清尊載荻牀。每攜翰墨當歸裝。袁宏烟艇空江遠。入座還憐馬季長。自注。生善畫。曾識於袁籜庵坐上。今籜老罷荊州守歸矣。

宋肇西陂類稿漫堂草。何次德見過漫堂感賦。廚俊英遊幸拍肩。侯嬴鞭弭共周

旋緇衣需次仍遺老。白首重逢話往年。柳暗隋堤花是雪。月明筵步酒如泉。雲烟
 過眼嗟三絕。疏雨青燈一惘然。自注。曩次德遊梁。主侯朝宗家。余同雪園諸子賦
 詩送之。後遇於金陵。與周櫟園袁籜庵諸公。讌集秦淮丁繼之水閣。今屈指三十
 餘年矣。按前二題有康熙二十二年字樣。此當略在其後。漫堂在通水道署中。舉
 分守時所題。其云屈指三十餘年。乃溯次德遊梁之歲。雪園諸子雅集。在順治十
 年以前。故云然。其與籜庵等聚於秦淮。則康熙八年事。次德爲明故相何如寵之
 子。

漫堂年譜。康熙八年己酉五月。觀競渡罷。返金陵。寓邀笛步丁叟繼之水閣。與周
 侍郎袁籜庵于令諸公。盤桓月餘。遂還楚。刻將母樓詩集。修黃州洗墨池。有記。按
 觀競渡蓋在吳門。其時籜庵老矣。

籜庵之年。在康熙八年。當已踰七十。其歿在康熙十三年甲寅。籜庵作郡時。曹侍
 郎詩中有五十郡太守一語。時當爲順治五年左右。所云五十。亦未必正爲五十。